大红春联墨飘香

□冯伟山

过了腊月二十，年味就愈发浓了。换豆腐的梆子声，鞭炮的炸响声以及各种各样的叫卖声，充斥在村子的大街小巷，让人听着格外提神。人们忙活了一年，这时也停止了一切劳作，全身心地投入到忙年中。

这时候，最忙碌的要数邻居宫大哥了，他是教师，写的一手好毛笔字，村里不少人都找他写春联。春联，在我们当地叫对子，虽土，倒也贴切。宫大哥五十多岁，听父亲说，他二十出头就开始给人写对子了。三十年来他的字越写越好，脑子里也保存了大量的好对联，他一气写个几十副，内容也不会重样。谁家写春联，就早早和宫大哥说一声，他都一一记下，根据先后去写。那时候，家家户户要贴很多春联，大门的、窗户的、屋门的、影壁墙的，甚至猪圈、粮囤、厨房里灶王爷的两侧都要贴，贴的多，自然就写的多，很费劲，一家写一两个小时很正常。宫大哥学校放了假，忙了自己的就抽空给村里人写春联，一天也写不了几家，看年关将近，就晚上写。那时经常停电，碰巧了就点上煤油灯或者蜡烛，在橘黄色的光晕中写春联，也别有一番滋味。

有一年，宫大哥晚上要来我家写春联，父亲就忙活开了，早早去村里的联社买了红纸和墨汁，还把平时不舍得用的嘎斯灯找了出来，足见父亲对写春联这件事的重视。那时嘎斯可不好弄，父亲不知托了多少人才从县里的电石厂弄来一点儿，用塑料油纸包着，根本就不舍得用。宫大哥来时，父亲先忙着泡茶，又去点嘎斯灯。他估摸着写春联的时间和嘎斯消耗的多少，找了两块核桃大小的嘎斯放进铁皮制作的灯肚子里，加上水，把灯扣严了，不一会嘎斯在水的作用下发生反应，生成气体，这时用火柴点燃灯头，“嘭”地一声，嘎斯灯就亮了，火头慢慢变大，等稳定下来，亮如白昼。灯芯发出“滋滋”地声音，灯肚子里发出嘎斯分解的“咕噜”声，真是妙不可言。

喝罢一杯茶，宫大哥开始把红纸根据需要在桌子上折叠起来，然后用小刀裁开。大门上贴的对联最宽，也长，门框上和窗户两边的叫框对，就窄很多，门口和窗户上面的叫九天，窄也短，就写四字句，猪圈上的、粮囤上的等等，宽窄长短都不一样。看着挺复杂的事儿，对宫大哥来说却轻车熟路，折叠裁剪起来相当娴熟，一点差错也没有。红纸裁好了，照例是先写大门上的对联，宫大哥让父亲找一个不用的旧碗，倒上墨汁，把大号毛笔在墨汁里浸了又浸，提笔开写。我和哥哥在一旁看着，父亲在宫大哥的对面拽纸，他写一个字，父亲就拽一下，配合得天衣无缝，宫大哥也写得顺心顺手。“忠厚传家远”写完，我和哥哥就急不可待地说着“诗书继世长”，这副对联宫大哥每次必写，我们见得多了，就记住了。写完，我和哥哥把对联放到屋中央的空地上晾着。宫大哥看了又看，说：“还是这对子好啊，城里人和咱乡下人都喜欢，这是咱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。”接着，宫大哥又写福字，还是大笔，不一会就写了十几个，遒劲有力，十足的精神。宫大哥说：“古人造字有讲究，就说福字吧，一边是衣部，代表衣服，一边是一口田，一口代表一个人，田字代表粮食，意思是说一个人有衣穿有粮吃，就是福气。”听着宫大哥的讲解，我们一家人兴趣大增，母亲和姐姐也凑上前来，边听边看字。宫大哥又讲了几个字，比如“天”，说“大”再大，头上却有一横永远压着，比大还厉害，当然是天了。再比如“明”，一个太阳，一个月亮，加在一起不明能行吗？想想还真有道理，也挺有趣，再看地上的对联时，突然觉得亲切了不少，字也活起来了。再写时，宫大哥就换了小号的毛笔，写起来就显得轻快了不少。不多时，“梅花开五福，竹叶兆三多”“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二年”“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向阳花木早逢春”等等的框对就摆了一地。九天更是内容丰富，什么“瑞雪丰年”“福禄祯祥”、“国泰民安”“人寿年丰”“物华天宝”“人杰地灵”等等，一片祥和之气。宫大哥的字龙飞凤舞，神采飘逸，又不失端庄大气，真是越端详越喜欢。大红对联上墨色如漆，屋子里氤氲着一股浓浓的墨香，沁人心脾。在嘎斯灯的映照下，满地的对联热烈如火，陡然增添了喜庆的色彩。

临近春节两三天是贴对联的最佳日子，要碰上天气暖和或者没风就更好了。贴对联的浆糊是自制的，在炒菜的铁耳朵锅里加水再掺进一些白面，使劲搅和，看稠薄相当且冒起了气泡就行了。用刷锅的炊帚蘸着浆糊均匀地抹到门窗上，把对联的上头放周正了，再用一把笤帚从上到下轻轻扫过，这样贴的对联平平整整，没有皱褶，让人一看就觉得舒服。等对联贴完，门框和窗框的上面要贴萝卜钱（也有叫过门钱的），五彩，红黄粉蓝绿，五种颜色搭配着贴，非常喜庆，也代表生活五颜六色，丰富多彩。不知什么风俗，猪圈上的对联和萝卜钱都是紫色的。一眼望去，紫气满门，很打眼，简直是另一番天地，也许是为了人畜的区别吧。对联内容更是五花八门，中间有写“六畜兴旺”的，也有写“槽头猪壮”“好大肥猪”的。那时村里家家户户养猪，为了攒肥料，就隔三差五往猪圈的便池里垫土，基于这个原因，两边的框对大都写“日日勤抬土，年年积肥多”，虽是大实话，却也别有情趣。厨房里的灶王爷要在腊月二十三辞灶时撕下烧掉，送他回天宫向玉皇大帝述职，汇报一年的工作情况。旧的灶王走了，母亲会在除夕时再贴一个新灶王，在大年夜迎接他的到来。两旁的对联是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”，再在灶王的上面用黄色萝卜钱贴一座“金字塔”样的金山，期盼财源滚滚，来年能有一个好年景。

对联和萝卜钱贴完，家家旧貌换了新颜，红红火火，一派喜庆。这时，我们小孩子就结伙挨家去看对联。谁家的对联写得好，谁家的萝卜钱贴的新鲜，都要有个比较。虽然有些字不认识，意思也弄不清，但每次都争得脸红脖子粗。宫大哥写的对联有诗意，也祥和，“新年纳余庆，佳节号长春”“红梅多结子，绿竹又生孙”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等句子比比皆是。也有邻居请别人写的，多是毛主席诗词，什么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”，什么“春风杨柳万千条，六亿神州尽舜尧”等等，也让人耳目一新。当然，也有邻居让家里自己上学的孩子写的，内容更是五花八门，闹了笑话，竟然有写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的，杜甫的诗是好诗，可用在春联上就不合适了，还有九天写“成吉思汗”的，大概觉得里面有吉字，就是个好词吧。最热闹的是邻居李大哥，他不怎么识字，竟然把“槽头猪壮”贴到了粮囤上，把“年年有余”贴在了猪圈上，整个反了个儿，被几个同龄人好一顿笑话，我们小孩子也跟着瞎起哄，把他羞了个大红脸。

碰巧谁家的大门口正对着一堵墙或者一棵树，就会在上面贴一个竖条的四字小联“抬头见喜”或“出门迎喜”，再贴一张萝卜钱，又美又巧妙地把“出门碰墙”或“出门碰树”不好的说法给避开了，这老百姓的智慧也真是绝了。

此时，整个村子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，整个村子也飘满了泥土味的墨香，沉浸在无尽的祥和中。春联红了一片，新年也就到来了。

辞灶感怀

□陈兴华

不惧路遥寒意生，尊神跨马九天行。
欣燃爆竹送君别，敬献琼浆见我情。
且喜仙乡佳讯至，尚忧尘世恶魔狞。
上苍应恤庶黎苦，魑魅消除剑已鸣。

新年感怀二题（新韵）

□崔安正

一

小寒晴暖雪无踪，曙日云霄映万峰。
百啭鹂啼迎贺客，新桃旧岁又春冬。

二

岁年冬至盼春生，雪隐瑶台雾锁城。
虽有霜凌寒彻骨，玉梅篱外数枝横。

奶奶的羽绒服

□郑云生

刘师傅这个“后”爸，被“儿子”送走后，瑞琴来南京给儿子带孩子已六年多了。儿子这几年工作顺利，成绩突出，连连升职。儿媳妇在单位里每年都受到表彰，家里的条件也有了改善，把过去房子作抵押，新购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楼房。

中午时分，瑞琴从超市回来，手里提着一个鼓鼓的服装袋，一件黑色羽绒服。

儿子陈明见了便说：“妈，蓓蓓他妈不是给你买了羽绒服了吗？”

“那个颜色，我穿着太艳！”

瑞琴继续说：“在家我穿那件，出门买菜什么的，我就穿这件黑色的，两件倒换着穿。”

陈明听了，觉得妈的话是灶王爷卷门神，“话”中有“话”。晚上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许是妈有那种心思，难对晚辈直言？噢，陈明拍了拍前额。如果真那样，就应该……陈明想着为难起来，便把这告诉了妻子。

妻子说：“这不好办……”

陈明情不自禁地笑起来。

第二天，瑞琴出门发现黑色羽绒服不见了，瑞琴感到奇怪得很，便问儿子。陈明说没见。瑞琴满床上翻着说，奇怪了。等孩子放了学，瑞琴一把拉过读一年级的孙子，“蓓蓓，你见我的那件羽绒服了吗？”

“没见。奶奶，找它干啥？”

“天冷了，我出去买菜。”

“妈妈不是给你买了个好看的吗？”蓓蓓麻利地给奶奶把那件羽绒服披上。“奶奶好漂亮呀”。

“妈妈给奶奶买的，当然漂亮了呀。”瑞琴被孙子逗得嘴角上扬。

“那就不用找那件黑色羽绒服了。”

“不行，出门人家笑话我。”

“奶奶，我有办法。”蓓蓓把小拳头用力挥了两下。

到了晚上，蓓蓓吃过晚饭到奶奶的屋里，双手攀住奶奶的脖子。

“奶奶，明天上超市吗？”

“超市？”

“您给我捎件东西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您猜猜呀！”蓓蓓眨巴着眼皮，眼睛里射出伸秘的光亮。

“奥特曼？”

“不是！”

“有孙猴子的图画书？”

“也不是！”蓓蓓还摇头。

“那是，小人雪糕！”

“不是不是，更不是！”蓓蓓格格地笑起来。

“都不是？”瑞琴真有点莫名其妙了。“蓓蓓，快跟奶奶说。”

“说了，您愿意吗？”

“愿意！”

“保证愿意？”

“保证，奶奶几时哄过你。”

“那您得和我拉勾。”蓓蓓说着伸出食指，朝着奶奶勾勾。

“好，拉勾！”

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谁要变卦变小狗！”蓓蓓大声地喊着。

“蓓蓓，拉勾了，要什么就快说吧。”

蓓蓓瞅着奶奶的脸。“我要个爷爷！”

“啊，你要个爷爷？”瑞琴不由自主把反问了一句，脸刷地沉了下去。过了好大一会说：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爸爸和妈妈！”

一束喜悦从心头升起，慢慢地弥漫在瑞琴满脸深深的沟壑里。

一天，“外人”刘师傅正在公园看下棋。手机响了，一看是南京的“儿子”打来的……

小年 在一场雪里回家

□唐行玉

小年飘雪
落在我的梦里
回家的诗
写满了行囊
温好了那壶酒
在父亲的手中暖了一年
只为醉一回乡愁
饺子的香味哟
是每一次回家的借口
暖暖的港湾
总有人为你划一叶小舟
拍一拍
你肩头上的雪
为你端一碗小米粥
喊一声娘
泪水伴着笑声流
千万里的行程
这一刻等了太久太久
临行前的桃花
还在梦里随风颤抖
离开熟悉的小桥
等待下一次回首
在一场雪里回家
是最幸福的时候